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西域美未全集

Compton
Museum
of Americana

4



工艺美术系

Compton Art

三年 陈家亮

西域美术全集

*Complete
Art Works
of Serindia*

4

工艺美术卷

Craftwork Art

主编 孙大卫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新疆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域美术全集. 4, 工艺美术卷 / 孙大卫主编. --
天津 :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6(2016.11重印)
ISBN 978-7-5305-7494-2

I. ①西… II. ①孙… III. ①美术—作品综合集—新疆—古代②工艺美术—作品集—新疆—古代 IV.
①J121②J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6989号

西域美术全集 4 工艺美术卷
Xiyu Meishu Quanji 4 Gongyi Meishu Juan

出版人: 李毅峰
责任编辑: 刘欣 马春梅
技术编辑: 李宝生
装帧设计: 陈彤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址: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邮编: 300050
电话: (022) 58352900
网址: <http://www.tjrm.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张: 19.25
印数: 2001-3000
定价: 580.00 元

全书主编
执行主编

金维诺
谢继胜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浙江大学教授

编委会主任

于李毅峰
于文胜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
新疆文化出版社社长

总策划

杨惠东
杨东胜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
北京东方博古文化公司董事长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
新疆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

刘大荣
阮振琨
孙春振
张卫春
陈东鹏
陈东平
周新葆
顾东东
侯世新
徐菁
徐聿
莫合德
莫合德
徐永红
徐永明
涂苏别克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
新疆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新疆文化出版社原副社长
新疆文化出版社原副社长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
新疆师范大学教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新疆大学教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研究院院长
新疆日报高级编辑

凡例

- 1.《西域美术全集》以汉代至五代宋初的西域美术遗存为主体，同时兼及汉代之前和宋、元、明、清的部分内容，按照美术门类分卷，共十二卷，分为岩画卷、绘画卷、雕塑卷、工艺美术卷、服饰卷、建筑卷以及六卷石窟壁画。由于石窟壁画的特殊性，六卷石窟壁画按地域收录，分别为龟兹卷·克孜尔石窟壁画①，龟兹卷·克孜尔石窟壁画②，龟兹卷·克孜尔石窟壁画③，龟兹卷·库木吐喇石窟壁画，龟兹卷·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等石窟壁画及高昌石窟壁画卷。
- 2.工艺美术卷为《西域美术全集》之第四卷，卷首载《西域工艺美术》一文，作为概述。图版依材质分为石器、玉器、骨器，陶器、瓷器、料器，青铜器、铁器、金银器，木器四部分。作品著录分发现地、年代、尺寸、藏地等信息，其中信息不详者，一般不做表述。
- 3.由于各博物馆丈量方式不一，本书所涉及器物尺寸的表述方式略有不同。





■ 马春梅

工艺是人类利用生产工具，运用手工和技术对各种原材料进行加工或处理，将其制成成品的方法与过程。工艺作为造物的生产技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工艺品凝聚着人类在劳动中积累起来并经过总结的技术经验。工艺品直接进入人的实际生活领域，从不同方面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般情况。如考古遗存的彩陶、青铜器等，作为当时文化形态的标本，直接反映了文明、文化的发展程度。工艺也是工艺美术的简称，指在外部形式上经过艺术处理而包含审美因素的日常生活用品、装饰品等。最早的工艺美术都是日常生活用品（也包括日常宗教生活需要），随着人类审美需要的发展，才逐渐分化为实用和欣赏两大类。所以工艺品也反映了不同的审美文化。

我国新疆古称西域，^[1]其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造物工艺文化对于研究古代西域社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些工艺品主要来自新疆地区各个考古遗存，正是这些历史遗存形象地反映了古代西域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文化状态和发展脉络，以及各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通过这些人造器物，能够帮助我们重建古代西域社会的文明构成。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西域史前文化构成。主要以史前各主要文化遗存为基础，从文化来源上重建西域地区史前文化的大致面貌。

第二部分为两汉时期的西域工艺。汉通西域以后，西域地区可以说是正式步入了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也是西域地区工艺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是西域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一时期西域绿洲诸国较为分散，因此以材质为划分依据，分析两汉时期工艺发展的情况。

第三部分为西域地区鄯善、于阗、龟兹、高昌工艺文化概述。经过东西方文化的汇聚、交融以及汉代的发展，西域绿洲诸国频繁交流、合并，魏晋以后逐渐形成了鄯善、于阗、龟兹、高昌等主要的政权中心，围绕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城郭国，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获得了繁荣发展。这些地区的文化各具特点，从不同的方面显示了西域地区文化的丰富和多元，它们是了解魏晋以后西域地区工艺文化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1] 本文“西域”概念取其狭义，仅指新疆。全文为论述方便，可能交替使用“西域”与“新疆”两词，但内涵一致。

一、西域史前文化构成

汉代张骞通西域前，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于西域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因而学界多以此为界限，将没有文字记载的阶段称为西域的史前时期，用以区别汉以后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这与中原地区以夏代之前为史前时期的划分不同。关于这一划分方式，肖小勇先生认为，西域历史上曾使用过二十多种古文字，汉代以前也有不同于汉文的文字存在。并提出：“西域地区何时从史前时期进入历史时期，应基于其自身的历史进程来判断，即以新疆地区自身何时开始使用文字来进行记载为标志。不管其使用的文字是新疆地区直接起源，还是从其他地区借用而来。而不能以西域地区何时被汉文献或其他文献提到或‘记载’、或受到来自处于历史时期的其他文明的影响来断定。在这个意义上，周伟洲先生将以‘发现有文字的遗物存在’作为判断西域史前时期结束、历史时期开始的标志这个观点应引起重视。”^[2]这一观点提出了与“汉文化影响下的西域”所不同的一个思考、研究角度。如依此观点，结合考古材料来判断西域地区历史时期的开端，则无疑是需要往前推的。但在学界有确切定论前，本文暂且仍以汉代作为划分界限。

目前，西域史前时期的文化面貌主要依靠新疆地区考古学材料的发现和研究来进行复原。对我国中原地区而言，在划分史前文化各阶段时，都以工具制造技术的阶段性进步为根据进行考古分期，将史前时期划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六个时期。这是因为中原地区各文化面貌和发展脉络较为清晰，而新疆地区由于地域辽阔、地理特征复杂、不同民族共存、多种文化交融，各遗存出土的墓葬十分复杂，常常是彩陶、青铜器、铁器这些划分依据在同一个遗存中共存，使得以工具技术划分这一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也并不能够适应西域地区文化形态的复杂性。因而将新疆地区按照分期划分文明发展阶段，只是一种相对的梳理，对西域史前文化构成和文化类型的梳理，依然还是要建立在具体的文化遗存之上。各大重要、典型文化所遗留下来的工艺品才是构建古代西域地区具体文化形态、还原这一地区先民们真实生活面貌的重要依据。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地形十分复杂。地理因素对于早期文明的形成是十分关键的。以绿洲为主的南疆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以草原为主的北疆则形成了以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由于新疆位于中亚文明地区的东部，自古就是欧亚大陆的交

[2] 肖小勇，关于新疆史前研究的讨论 [J]. 西域研究，2004 (2) : 76.

[3] 哲通文化是中亚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也是前苏联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年代为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分布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科佩特山支脉的狭窄地带，因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以北30千米的哲通遗址而得名。

[4] 纳马兹加文化是中亚青铜时代文化，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中叶至公元前2000年下半叶。分布于今土库曼斯坦南部科佩特山北麓以东至穆尔加布河下游。

[5] 亚兹文化是以土库曼斯坦东部马尔吉亚那地区为中心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是古波斯文化的一部分。年代为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350年。

[6] 莫斯特文化是欧洲、西亚、中亚和东北非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大约始于15万年前，盛行于8万~3.5万年前。

[7] 安德罗诺沃文化是青铜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分布范围以哈萨克斯坦草原为中心，西起南乌拉尔地区，东抵叶尼塞河中游和中国的新疆地区，南至中亚南部的土库曼斯坦地区，北部达北方森林地带。

[8] 斯基泰文化是黑海北岸一带斯基泰人创造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黑海北岸及邻近地区。斯基泰人（Scythians），又译西古提人、西徐亚人或塞西亚人，是南俄草原上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的游牧民族。古代波斯人称之为塞克人（Saka），中国《史记》《汉书》称之为塞种人、尖帽塞人或萨迦人。斯基泰随居地从今日俄罗斯东部一直到中国的内蒙古，是历史记载最早的游牧民族，其武器、马具和动物纹风格艺术举世闻名。

[9] 水涛.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J].西域研究, 2005 (4).

[10] 吴震.略述汉代前后新疆地区的工具制造[J].西域研究, 1997 (1) : 75—76.

通要道，因而其本土起源的原始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周边各种先进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最迟从青铜时代开始，新疆东部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来自中原地区的东方文化因素，并逐渐向塔里木盆地延伸。说明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部分路段可能早就已经发挥着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来自西方的文化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位于中亚西南部地区的哲通文化、^[3] 纳马兹加文化、^[4] 亚兹文化^[5] 等，主要是体现西亚早期文明的影响；第二个是中亚东南部地区，如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南部等地区的影响，它们蕴含着古印度文明等文化因素；第三个则是中亚西北部地区，这一地区主要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尼安德特人群和其后的克罗马农人群扩展过程中产生的莫斯特文化、^[6] 安德罗诺沃文化、^[7] 斯基泰文化^[8] 等，充分说明了东欧、南俄草原、黑海沿岸地区与我国新疆地区的重要文化联系。^[9] 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共同塑造了新疆地区早期的文化构成，从来源上便决定了西域地区中西方文化交会、融合的多元文化形态。

目前新疆地区所出土的史前器物主要为石器、木器、陶器和青铜器。

石器 在青铜器出现之前，石器是人类最早使用的主要生产工具，即使青铜器出现后，石器仍然作为重要的工具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可以说，石器制造是人类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手工技艺，但石器制造并未像制陶、冶炼一样成为一项专门、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而是基本由生产者自己制造与整修。金属工具和武器的生产最初还是承袭石器形制发展而来的，如斧、锛、铲、镰、刀、镞等器形；而金属器产生以后，青铜器的形制又反过来影响了一些石器的形制。相比于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疆地区的磨制石器的数量和质量有较大的差距，数量和类型少，制作较为粗糙，形制并不规范，这种制造工艺的不成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绿洲经济的封闭性、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以及至今尚未完全弄清但确实曾经存在过的民族大迁徙（如已知的大月氏、乌孙的西迁等），因之同一地区难以出现持续稳定发展的文化。”“新疆各地具有丰富的石材，而且由于洪水的作用，可以找到许多适用的形态，稍经修整（有的甚至毋需修整）即可作为石器使用。这从许多遗址中普遍发现数量甚多的‘砾石石器’足以证明。”^[10]

木器 木器由于取材方便、易于修整，应在较早的时候便得到了使用。旧石器时代后期便有木制的投矛出现，随后出现的弓箭的弓身、箭杆也多为木质。新疆地

区木器出现相较陶器要早，在罗布淖尔的史前遗址中，未出土陶器，但有木制容器。目前新疆地区已经发现的木制品种类较多，有狩猎工具、武器、建筑用模具、纺织工具、器皿等生活用具。部分木器表面绘以装饰性花纹，尤其是容器。制作各种木器的工具主要是石器，金属器出现以后，也有金属工具加工的痕迹。但使用的工具多为刀、凿、斧等，史前时期应该未有专门从事木器制造的手工业者出现。^[11]

陶器 新疆史前彩陶文化十分发达，体现了独特的地域性风格，也显示出了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东西方文化对新疆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特征。以压印纹、刻画纹为主的欧亚北方草原陶器系统主要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越过准噶尔盆地北部和西部的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西部天山的山间谷地河沟，以及山间的额尔齐斯河、额敏河、伊犁河谷进入新疆的天山以北地区，并深入中部天山地带”，“沿着西部天山间的峡谷进入帕米尔高原，继而对塔里木盆地的史前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南北向的传播，很可能有多条线路，在交错传递与互动中进行”。^[12]西方因素的文化多由西方人群东进而来，由于频繁的人种、人群迁徙，其文化影响亦存在一定的断裂性，同一文化类型往往得不到持续的发展。而东方文化影响相对更有持续性，具有连续性的特征，从史前的“彩陶之路”即可看出这一特征。目前所出土的新疆的彩陶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无疑是源自东方的彩陶文化。史前彩陶之路，指的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的彩陶文化因素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西扩张，至甘青地区后继续向西，进入河西地区，经河西走廊传入新疆东部的哈密盆地、天山地区的过程和路线。彩陶文化到达天山地区后继续西传，彩陶之路向西终止于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以东的七河流域。中原彩陶文化到达甘青地区以后，形成马家窑文化，其后期发展为半山及马厂文化，马厂文化西传后，在河西西部演变为四坝文化并传入哈密盆地，并在这一地区结合部分东进的西方文化，形成了天山北路文化。天山北路文化是新疆地区目前最早的彩陶文化，其所包含的甘青地区彩陶文化传统^[13]随后在新疆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并结合当地文化与西进文化，逐渐演变为随后的焉不拉克文化、苏贝希文化、察吾呼文化等重要文化类型，勾勒出了一条东方彩陶文化西传之路。^[14]很显然，东方彩陶文化在新疆地区得到了持续、稳固的发展。这条源于古老东方的彩陶之路在汉代以后终止。^[15,16]

青铜器 与西传的彩陶之路不同，新疆地区史前青铜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欧亚大陆西部的青铜技术东传的影响。从考古遗存来看，欧洲草原的金属器比亚洲草原的

[11] 吴震.略述汉代前后新疆地区的工具制造[J].西域研究,1997(1):76.

[12] 刘学堂、李文瑛.新疆史前考古研究的新进展[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2.

[13] 如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唐汪式陶器遗存、卡约文化以及后来的沙井文化等遗存的文化因素。

[14] 大致为：东天山地区的焉不拉克文化向西演变为吐鲁番盆地的洋海文化，继而进入中部天山地区，演变为苏贝希文化。苏贝希文化向西演变为伊犁地区的伊犁河流域文化，洋海文化与苏贝希文化向南演变为天山南路的察吾呼文化，继而影响扎滚鲁克文化。

[15] 刘学堂、李文瑛.新疆史前考古研究的新进展[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0(1):2.

[16] 韩建业.“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J].考古与文物,2013(1).



图1 哈密市七角井采集的中石器时代的石核和石叶

出现得要早，并逐渐向东传播。这一技术首先进入了中亚西南部绿洲区，随后到达新疆^[17]。大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是欧亚大陆西部早期青铜技术向东部传播的初始阶段，除了新疆，甘青地区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考古遗存也零星可见青铜器的发现，其制作技术和形制都与新疆东天山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存在密切的联系，说明青铜技术继续向东传播到河西走廊及黄河上游一带。这一时期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偶见有青铜器残片，但面貌、来源尚且未有定论。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进的冶炼技术开始在天山一带与当地文化汇聚、融合并走向成熟。这一地区及其附近地区所出土的青铜器在种类、形制上与中亚西部、欧亚草原地区的青铜器遗存更为接近，以工具、武器等实用器为主，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属于中亚安德罗诺沃文化范畴的遗存，说明新疆西部地区^[18]的青铜器起源应该是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向东传播的结果。这一文化传统向东继续推进，推测应该在哈密盆地与中原彩陶文化相遇并融合，进而产生新的青铜器形制。这些青铜器地方特征明显，主要以装饰器、实用的小铜刀等为主，因而新疆东部地区相对而言与欧亚草原青铜器存在较大差别，其与甘青地区的青铜器存在密切联系，共性较多，应属于同一体系，它们共同形成了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西北系的青铜器传统很快影响了中国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发展，如二里头文化出土的牌饰、环首刀、铃、锥、戈、斧等，明显带有西北系青铜文化因素。直到二里头文化后期，青铜礼器鼎、爵等才突然出现并形成中原青铜器的传统。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新疆地区的墓葬和遗址中，铁器逐渐替代青铜器成为主要的金属制品。公元前5世纪前后，伊犁地区已经出现了铜矿开采与冶炼，金属冶金与铸造大概已成为当时的专门手工业。^[19,20]

新疆地区各阶段重要文化遗存 在新疆目前所发现的考古遗存中，年代较早，被认为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存有四处，一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东南34千米的吉日尕勒，在塔什库尔干河东岸发现的遗址；二是和田市南哈因达克以南约10千米的玉龙喀什河右岸发现的遗址；三是洛浦县东南约25千米的干河床岸边发现的遗址；四是民丰县南尼雅河两主源汇合点以北约15千米的纳格日哈纳西北的干河床岸边发现的遗址。以上这些遗存是否属于旧石器时代尚存在较大争议。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有哈密市的七角井和三道岭、鄯善县的迪坎尔和英都尔库什、北疆区木垒塔吉克自治县的七城子等遗址，均有大量的打制细石器和石片石器，未见磨制石器和陶器，但依然缺乏确切的数据支持，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较多，且大部分遗存可归纳为三种类型：以大量细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哈密七角井、吐鲁番阿斯塔纳和雅尔湖等遗存）、以比较大型的磨制石器为主的砾石文化（主要分布

[17] 如天山北路墓地、罗布泊小河墓地等考古遗址。

[18] 伊犁河谷、北疆及天山帕米尔等地区。

[19] 刘学堂、李文瑛. 新疆史前考古研究的新进展 [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40 (1) : 3—5.

[20] 刘学堂、李文瑛. 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2) : 79—82.



于喀什、阿克苏等地的文化遗存）、以出土彩陶器为重要特征的彩陶文化（广泛分布于哈密地区、吐鲁番地区和乌鲁木齐地区）。典型的如吐鲁番阿斯塔纳，前后共采集七百余件石器和一百多块陶片。陶片基本为夹砂红陶，多为素面，少数绘有按捺纹、编织纹、篦纹、划纹、篮纹等。有一定数量的彩陶，绘有网格纹和一些粗细短线。陶器器形主要有缸、瓮、壶、钵、碗、碟等。在罗布淖尔周围一带遗址先后采集出数百件石器和陶器，磨制石器主要是玉斧和玉锛，陶器为夹砂褐陶或灰陶，有个别彩陶片，花纹为倒三角、水波纹和竖条纹，同时还有铜器和铁器，如铜、铁器有镞、刀等。由此可见，目前这些遗址都缺乏准确的、科学的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依据，只能推测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其中几处遗址可能会早到中石器时代，有些则可能晚到青铜时代甚至早期铁器时代。这些遗存说明西域先民们已经定居，狩猎和采集经济仍占较大比重，但也从事一定的农业生产。出土器物上的装饰元素一定程度地反映了西域先民的艺术创造性和审美观念。^[21]

新疆地区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开始进入早期铁器时代，^[22]这一阶段的遗存丰富，通过这些遗存所出土的种种工艺品，能够对这一时期新疆地区史前文化的来源与构成有一个大体的了解。^[23]

在青铜文化发展的初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克尔木齐文化、小河文化和天山北路文化。

克尔木齐文化（又称切木尔切克文化）“是新疆阿尔泰山南麓第一支后被确认的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内涵新颖，特征鲜明”。^[24]这一类型的遗存广泛分布在在整个阿勒泰地区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和湖泊的边缘，在布尔津、哈巴河、吉木乃、富蕴和青河



图 2 克尔木齐 10 号墓出土的牛头柄石钵



图 3 克尔木齐乡采集的橄榄形陶罐

[21]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M].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3—10.（本文涉及西域历史的部分多参考此书，不一一标注）

[22] 目前学术界对此看法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这两个概念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时期新疆地区文明发展的大致情况。

[23] 由于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在新疆地区的具体划分尚未有定论，以下对所列举的典型遗址、典型文化类型不做具体的时代划分，仅做大概的介绍。

[24] 王明哲，论克尔木齐文化和克尔木齐墓地的时代 [J]. 西域研究，2013（2）：69.



[25] 阿凡纳谢沃文化是南西伯利亚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主要分布在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地区。另外在图瓦和蒙古西部等地区也存在着类似的遗存，甚至可能扩展到哈萨克斯坦的东部和中部、塔吉克斯坦和咸海地区。

[26] 坚穴墓文化又称颜那亚文化，是东欧草原地带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初至公元前2000年初。其分布东起南乌拉尔，西到德涅斯特河，南起北高加索，北抵伏尔加河中游。

[27] 奥库涅夫文化是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蒙古的西北部和图瓦地区也存在着该文化的遗存。

[28] 卡拉苏克文化是阿凡纳谢沃文化之后的青铜器时代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800年。分布中心在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及其邻近地区，分布范围大约是从咸海、伏尔加河一直到叶尼塞河上游，在南部的图瓦和阿尔泰地区亦有分布。

[29] 参见王炳华、林梅村、水涛、穆舜英、王明哲、陈光祖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30]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1981(1):23—32.

[31] 张玉忠.新疆布尔津县出土的橄榄形陶罐[J].文物,2007(1):66.

[32] 王博.切木尔切克文化初探[A].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C].三秦出版社,1991:274—285.

等县也都有大量的发现。研究者认为克尔木齐文化受到阿凡纳谢沃文化^[25]、坚穴墓文化^[26]、奥库涅夫文化^[27]和卡拉苏克文化^[28]等不同文化因素的影响。^[29]可见其文化内涵之复杂与持续时间之久。这一文化的代表遗存为克尔木齐古墓群，该古墓群文化内涵复杂，年代跨度大，可能延续至公元五六世纪左右。所出土随葬品数量不多，多为容器，还有一定数量的豆形器，以陶罐和石器为主，有少量铜器。陶罐均为手制夹砂灰陶，三件橄榄形圆底罐，一件平底罐。器表通常饰有戳印纹、刻花纹、曲折纹等不同的几何纹饰，有的口沿部装饰有一圈锥刺的小孔。石器包括石罐、石杯、石雕像、石簇以及石范等，铜器主要有铜刀和铜簇。^[30]橄榄形陶器（罐）是克尔木齐文化的典型器皿，最初在克尔木齐发现，其后又相继在奇台县坎尔孜和布尔津县阿合加尔等地出现。^[31]它证明克尔木齐文化可能已延伸至东天山北麓，或至少两地有密切联系。^[32]

小河文化是分布于罗布泊地区的一支古老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该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孔雀河和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泊地区。小河文化代表性的遗存是小河墓地，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出土物为毛织衣物、皮囊、草篓、大量的木器和玉、骨、石、



图4 小河墓地遗址

铜装饰品，主要是耳环和一些小的铜片，另外有少量金器，不见陶器随葬。草篓是小河墓地中最为流行的容器，一般器身呈卵形，多为圆底，口沿穿有提绳，器表编织出阶梯纹、弦纹或折线纹等纹饰。与这种草编篓形制相似的卵形圆底陶器，在克尔木齐早期遗存中也有类似的发现。这种容器可能反映了相似的文化传统。目前有看法认为小河文化与阿凡纳谢沃文化、竖穴墓文化存在紧密联系。^[33,34]从墓葬品来看，小河墓地应该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35]

天山北路文化是以天山北路墓地命名的青铜文化，出土文物 3000 多件，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有少量夹砂灰陶，均为手制。除了占半数以上的双耳罐以外，还有单耳罐、注流壶、单耳杯、无耳杯等器形。彩陶器接近半数，多为红衣黑彩，器表纹饰有波状纹、三角纹、网状纹、菱格纹和叶脉纹等。通体施黑彩和红彩的双贯耳彩陶罐是天山北路墓地中最具特色的器形，纹饰有横列和竖列的折线纹、水波纹和凹凸纹等。其所出土横耳彩陶罐，无疑是受到了甘青地区的影响。天山北路墓地还出土共计 600 余件铜器，工具和武器有短剑、刀、锛、镰、凿、锥等，饰品有耳环、手镯、圆形牌饰、扣形饰、珠、管、别针等，种类丰富，刀和牌饰数量较多。其他还有杵、石铲和砍砸器等石器以及金、银、骨、贝和蚌质的装饰品。^[36]目前关于天山北路文化来源的讨论较多，四坝文化、马厂类型遗存、克尔木齐文化、小河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等因素都作为其文化来源的因素被提及。总体看来，天山北路文化是东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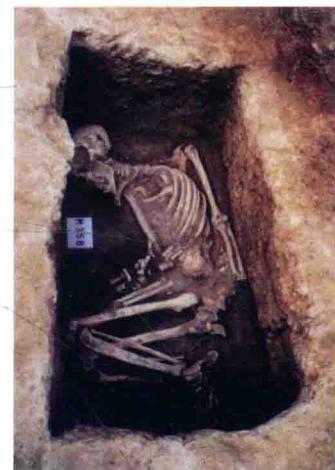


图 5 天山北路墓地墓室



[33]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 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 [J].新疆文物, 2003 (2) : 8—46.

[3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小河考古队. 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 [J]. 吐鲁番学研究, 2005 (1) : 114—119.

[35] 林梅村. 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 [A].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 [C].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2—37.

[36] 潘伟等. 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 [J]. 文物, 2001 (6) : 79—89.

图 6 天山北路墓地遗址



图7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骨珠项链



图8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蝶形铜饰



图9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双系彩陶罐

文化融合的产物，但东方因素在文化中占主导地位。^[37]

从这三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来看，在青铜文化发展的早期，这些遗存之间交流较少，也比较缺乏共性。这一时期的遗存还有奇台县的西坎尔孜遗址等。有研究表明这一时期已有甘青地区的人群到达南疆和田等玉石产地，并且开创了玉石之路，很可能就是汉代丝绸之路南线的前身。这一时期新疆地区的文化可能多受东进和西进的人群影响，真正意义上的土著文化十分有限。哈密地区是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前沿阵地。^[38]

随着青铜文化的逐步发展，文化遗存也逐渐增多。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也较为重要的有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新塔拉类型遗存、尼雅北部类型遗存以及南湾类型遗存等。

安德罗诺沃文化最早由苏联考古学家 C.A. 捷普劳霍夫提出，根据 1914 年在米努辛斯克盆地阿钦斯克州附近安德罗诺沃村旁的墓地命名，是这一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以哈萨克斯坦草原为中心，西起南乌拉尔地区，东抵叶尼塞河中游和中国的新疆地区，南至中亚南部的土库曼斯坦，北部达北方森林地带。安德罗诺沃文化延续的时间较长，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16 世纪至公元前 9 世纪。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逐渐扩张的过程，其向东扩张到了新疆西北部地区。这一扩张路线很可能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从七河地区经伊犁河谷这一天然通道进入伊犁地区，第二条是从东哈萨克斯坦地区进入塔城等地区，第三条是通过帕米尔高原到达了塔什

[37] 参见水涛、李水城、林梅村、郭物、刘学堂、李文瑛、韩建业、潜伟、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38] 郭会秋. 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 [D].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07: 266.

库尔干地区。^[39]其遗址分布也逐渐扩大、增多。在晚期的时候基本遍及整个新疆西北部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地区、伊犁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塔城地区，另外在乌鲁木齐、阜康和吉木萨尔等地也有零星发现。安德罗诺沃墓地早期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均为火候不高的夹砂灰陶，器表纹饰有三角形划纹、指甲纹、篦纹等。晚期阶段随葬品较少，以生活实用的手制素面陶器为主，多为夹砂灰陶或红陶，器形不规整，器类简单。还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铜制手镯以及铜、银制的耳环。此外，还出土有较多的窖藏青铜器，主要有铜镰、铜凿、铜铲、管銎斧和空首斧。类似形制的铜器在新疆伊犁、塔城和其他一些地区也有出土。^[40]

这一时期的其他代表性遗存还有新塔拉类型遗存，也有学者将新塔拉类型遗存称为新塔拉文化，是以和硕县东南新塔拉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青铜文化遗存，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新塔拉类型遗存的主体文化出土器物很多，有一定数量的石器，如石臼、石磨盘、石杵、石斧、穿孔砾石、石锥和石纺轮等。陶器有制作较为粗糙的夹砂黑褐陶器，通体饰压印或刻画的短折线纹、点纹等。出土有较多制作精细的彩陶片，多为赭红色陶胎，外涂黑彩，纹饰有三角斜平行线纹、网格纹和双线纹等。此外，还出土铜斧、铜刀和铜簇等铜器。新塔拉文化受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与四道沟早期遗存、奇台半截沟遗存、南湾的晚期遗存相类似的来自东方的彩陶遗存，另一方面是来自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影响，以刻画纹和戳印纹为主的夹砂黑褐陶器。^[41-43]

位于塔里木南缘区的尼雅北部遗址采集的器物有石器、陶器和铜器。石器数量较多，均为磨制，有石磨盘、石镰、石纺轮和石球等。陶器为手制夹砂红陶或夹砂灰陶，不见彩陶器，纹饰多为弦纹、折棱纹、珍珠纹、刻画的短线纹。铜器多为铜刀、铜斧、铜镜和一些装饰品。甘青地区卡约文化的文化因素是尼雅北部类型的一个重要来源。其陶器的弦纹、折棱纹在安德罗诺沃文化中也较为常见，也有人提出尼雅北方类型和新塔拉类型遗存可能也存在着联系。^[44-46]

南湾类型遗存较为丰富，时间约为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主要包括兰州湾子遗址、奇台县半截沟、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四道沟、石人子乡、大河乡古遗址、伊吾军马场、南湾青疙瘩遗址等，文化分布中心位于巴里坤山北麓伊吾军马场到兰州湾子的广大地区，向西分布到博格达山北麓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奇台县，另外，伊吾

[39] 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 [D].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07: 270.

[40] 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 [D].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07: 37—59.

[4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和硕新塔拉遗址发掘简报 [J]. 考古, 1988 (5): 399—476.

[4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和硕县文化馆. 和硕县新塔拉、曲惠原始文化遗址调查 [J]. 新疆文物, 1986 (1): 1—5.

[43] 陈光祖, 撰.张川, 译.新疆金属时代 [J].新疆文物, 1995 (1): 83—97.

[44] 于志勇, 阿合买提热西提.民丰县北石油勘探中发现的文物 [J].新疆文物, 1998, 3.

[45] 张铁男, 于志勇.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以北地区考古调查 [J].新疆文物, 1996 (1).

[46] 岳峰, 于志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以北地区考古调查 [J].考古, 1999 (4).



图10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兰州湾子石构建筑遗址出土的铜鏡



图 11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河古城采集的双耳灰陶罐

盐池古遗址也可能存在该类遗存。该类遗存出土的石器多为大型的磨制石器，有中心穿孔的石锤或石斧、马鞍形石磨盘、石球和石臼等。陶器以手制夹砂红陶为主，器形较大，彩陶纹饰主要有倒三角、倒网格、水波纹、弧线纹以及在三角形内填网纹。石器和陶器与哈密地区年代较早的天山北路文化联系紧密。南湾类型的铜器是天山北路文化铜器制造技术的延续和发展，但器物的种类更具草原人群的风格。对比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有学者提出可能是天山北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四坝文化的影响，在巴里坤草原地区形成了南湾类型遗存。^[47]

除了以上这些代表性遗存，这一时期的遗存还有很多，如阿勒泰地区的库希遗存、石河子水泥厂类遗存、喀什和阿克苏地区的阿克塔拉类遗存、库车的哈拉墩早期遗存等，不一而足。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各类遗存覆盖的面积较大，相似的特征增多，区域内遗存间的联系加强。

公元前 1000 年以后，新疆地区史前的考古遗存数量更多，分布更为密集，逐渐形成了多支发达的考古学文化。代表性的有焉不拉克文化、苏贝希文化、察吾呼文化、扎滚鲁克文化等。

焉不拉克文化是分布于东疆区哈密地区的一种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以哈密市三堡焉不拉克墓地命名，在整个哈密盆地分布十分广泛。^[48] 主要有艾斯克霞尔墓地、五堡墓地、寒气沟墓地、上庙尔沟一号墓地等。焉不拉克文化的主体渊源来自天山北路文化，在形成过程中还受到了察吾呼文化、甘青地区唐汪式陶器文化^[49] 以及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50] 比如属于焉不拉克文化晚期的上庙尔沟一号墓地就曾出土漆器与铜铃，漆



图 12—15 哈密焉不拉克墓地出土的铜铃、铜耳环、铜械